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41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魏高歡之討尒朱氏也爾朱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

帝卽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旣去內侍朝政多不關豫居常怏怏帝旣貳於歡冀乾爲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外示踈忌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

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卽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

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愼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

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衞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

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劓心前血遣使者
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觧拔彌
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
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
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
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
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
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
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
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旣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别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

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旣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眞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

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

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卽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幷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

撫岳眾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幷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旣附丞相歡不肯

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羅非命都督寇洛等
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
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
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
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
爲大都督卽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
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
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荆州還赴之至閺鄉
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
甚喜拜衞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

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

直抵城下餘眾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
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
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
等歸於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
原州眾軍畢集　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
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
眾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埶不可
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
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
犯百姓大悅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

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幷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

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潁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氐

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

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
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
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眞可恃也魏主命泰
發二千騎鎭東雍州助爲埶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
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
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
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
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卽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
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
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

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猷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

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别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别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爲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

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幷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絶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

使舍人温子昇爲赦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

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

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荆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

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爲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鎭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爲社稷

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
相爲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
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
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
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
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
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
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
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
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爲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

長公主謂泰帳内都督秦郡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薦爲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薦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尒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内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横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於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

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
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
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
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
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
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
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
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
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
濟趣幷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

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鎭虎牢
行臺長孫子彥鎭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鎭滑臺斌之
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
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
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
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
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
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不
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
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

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給帝云高歡兵
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
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
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
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衞將軍雲中獨孤
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
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於崤
中已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
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
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三二日

閒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卽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

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

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遜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

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潁行荆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顚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温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

臺侯景等引兵向荆州荆州民鄧誕等執元顥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卽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荆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

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
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
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
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
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
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
清河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
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卽位於
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　魏宇文泰進軍
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兵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

東魏行臺薛修義等渡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 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諶爲大司馬咸陽王坦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卽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

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官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　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

隙帝飲酒遇酖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荆州魏荆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卽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戸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啓

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衞既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秦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

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尅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

拔俄彌突因而用之酉都督張瓊將兵鎭守遷其部
落五千戸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
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
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
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
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
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
來竇泰嘗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
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

遣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

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冑巡城企固守旬餘

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

長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

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
閿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
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
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
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
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
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
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
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
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

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
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
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
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
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
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
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
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
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
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

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

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

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

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已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撿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

下忠義之士皆欲剚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
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
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眾邀之
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
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
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
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
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
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
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

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畧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修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修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寛謂諸弟曰

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虬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虬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刺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

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

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魏荆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荆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荆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

眾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迥韋孝寬

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
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
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
巔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
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
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
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
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
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於金墉太師歡帥
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

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據邙山與泰合戰

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

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
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
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
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
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
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
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
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
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
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

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
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
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
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
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
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
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
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
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
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

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
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
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
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
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
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
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
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
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
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泰留王思政

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
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
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
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
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
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
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
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
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
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

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
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

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

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

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
於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
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
以西城鎮復為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
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
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
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
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衞送
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
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

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法保名祐以字行旣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法保卽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

乃詐爲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崤澠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恆農徙鎭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復荆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己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

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鎭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皁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須與苦

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

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

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

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與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刃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

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
所傷何異遂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
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
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
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
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
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
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
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
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

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
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
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
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
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
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
泰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
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
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
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

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衞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歡而罷之　夏四

月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於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爲之請免　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幷州刺史王思政爲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鎭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

西師西師不出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

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
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
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
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
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
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
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
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
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
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
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
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
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
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
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
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别使侯景將兵趣齊子
嶺魏建州刺史楊檦鎭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
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
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鎭鄴辛亥徵世子澄

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二月己卯歡
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
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
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坐見
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
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
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

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岳悉眾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

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
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
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
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
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
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
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幷塞
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
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
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

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
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
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
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
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
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
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
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爲鄭
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
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

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

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張溥曰高歡入洛陽幽魏主恭於崇訓寺斛斯椿欲乘其初至圖之賀拔勝言害功不祥乃止後竟逐君分國魏祚倐亡智哉斛斯雖反覆善變其先事之明眾不及也然歡初翦爾朱以義起事平陽王修又其所立求新君於田舍之中清金闕於犬豕之會勳勞無上權勢莫比即拔扈自雄亦政繇甯氏祭則寡人爾遽取而代非意所至椿見其戮喬寧張子期懼不利於己乃

謀間之蘇張縱橫大兵欻起佞人之口伊可畏
也歡勢當震主釁生衆讒入朝自明恐蹈天柱
爲斯計者上書歸誠遣子質侍猶可以解胡爲
蓄疑抗表納叛拒命封隆之孫騰主所憎也匿
而不反華山王鷙汝陽王叔昭上所任也矯而
不納遂至詔書頻下嫌郄日形魏主外稱南伐
潛備晉陽高歡表禦荆雍志窺神鼎情旣乖違
辭尤悖激即施之朋友兄弟尚慮有變況君臣
交忌讒人罔極乎賀拔岳侯莫陳悅皆歡信用
使擁強兵爲國爪牙何所不可歡忽遣翟嵩離

間令相屠戮彼固謂岳死則歡無敵歡無敵則
魏必折而入於高氏孰知宇文才智更度越賀
拔哉泰統岳衆勢必敵歡欲敵歡非挾天子不
可尒朱榮討靈太后歡討尒朱氏皆是術也事
成之後歡反以此名授泰可謂愚矣泰一舉殺
悅其鋒甚盛若欲臨歡強大等爾未能旦夕下
也魏主畏歡愈迫則恃泰愈深歡軍方渡河主
卽出走泰長用兵知己知彼卽意自衡量豈謂
力足勝歡哉但得兵至主奔則歡有逐君之名
泰有挾君之實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東西鬬爭

勝敗輒見猶晉楚之戰各以國力於周室强弱何與焉漢亡無董卓則無曹操魏亡無高歡則無宇文泰天子奔走就臣而失國家强臣坐制天子而成霸業古今興廢誠一轍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五

宋　建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正

高氏篡東魏北齊

梁武帝太清元年　東魏靜帝美容儀膂力過人能拔石獅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

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嘗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常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曰朕朕狗腳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

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帝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嗁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

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卽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之曰衰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

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者病鹿車載詣東市幷焚之澄疑諮議溫子昇知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乃知卿眞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三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於鄴固辭不許澄召將

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
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
以分元康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
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
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八月辛卯
東魏立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
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
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
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
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

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
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
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
習勞也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欽請贖
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
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欲
其往來無間侍衞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
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
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
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置刀盤下冒言

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於牀下賊去牀弑之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於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祕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勳貴以重兵皆在

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

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爲齊王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陽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

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一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將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

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匹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曰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横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幷

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卽召太常卿邢邵
等議撰儀注祕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
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
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
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
先去恐其漏泄卽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
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
鄴召夫齋築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爲洋作
色曰我自有事君何問爲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
是作圓丘備法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黃門郎

趙彥深等求入啟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歸仰願陛下遠法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朕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

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
車一乘候於東閤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
朕自畏天順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
雲龍門王公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
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
戊午齊王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
宗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始復給之已未封東魏主爲
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
廟號太祖後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世
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

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干等七人皆爲王癸未封弟浚爲永安王淹爲平陽王浟爲彭城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淯爲襄城王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

二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爲之嘗飲食護視之冬十二月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於漳水齊

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我出此言知卽死爾亦詎得幾時齊主聞而殺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彧之弟也齊主嘗剃元韶鬢鬚加之粉黛以自隨曰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張溥曰司馬懿圖篡曹魏殺曹爽等而身死子

師昭繼之弑戮横行亦未能帝也炎嗣始代魏國號晉北齊高氏亦然高歡破尒朱氏逐魏孝武援立靜帝遷都於鄴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效力用規略震遠幾成天子然星隕日食敕勒悲歌不免畏死子澄機略嚴明有父風烈嬰兒人主倨慢不道蘭京刀起食盤身投牀下闇弑餘祭禍生所忽洋外貌不足爲澄所輕驅君犢車奄有其位彼青雀鸚鵡之謠不徵於父兄至洋而克踐何爲也司馬師兄弟隨父征戰數立大功昭旣弑髦猶能滅漢其才

武勝也高澄當國東魏多故遂令侯景翻飛高
愼叛拒卽潁川戰捷一城之克未足稱功洋尤
無名妄覬九錫此綠賊臣勸進彼何能爲師昭
才皆似懿而不帝澄才不及歡洋又不及澄澄
幾帝而死洋不死而帝懷奸人之心享庸人之
福予未知所處也孝武西遷歡以爲病終身恭
事靜帝二子崛強不思幹蠱以義斷之於魏不
忠於歡不孝是故荀濟之鹿車王經之廷尉也
魏收九錫之文成濟南闕之戈也陳留出舍金
墉司馬孚流涕中山降居南宅高隆之灑泣輿

亡之際哀者一人而已不亦人臣道盡淪胥已極乎楊愔魏國世臣時稱賢者乃躬進禪詔迫魏主下御座而妻其后此又亂賊之首當與華歆同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宇文篡西魏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按由是復與泰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帝之兄子也侍中濮陽王順於

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
公宜反其所爲廣平沖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
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素之曾孫也殯孝武
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
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太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爲太師

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爲
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謀殺宇
文泰事泄泰殺之

三年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爲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夏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

帝
敬帝紹泰元年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
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爲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
師大冢宰　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
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
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
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
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
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

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
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
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太師泰北巡秋
八月泰北度河　冬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
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
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
力以成吾志癸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
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
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
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

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

魏封世子覺爲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
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於周使大
宗伯趙貴持節奉册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
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卽天王位柴燎
告天朝百官於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爲文王妣爲文
后大赦封魏恭帝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
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獨孤信爲太
保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二月周人殺魏恭帝　秋
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

公毓後月餘護弑略陽公護事見宇文護逆節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張溥曰宇文泰之伐高歡也傳檄方鎮數其罪惡至比爲器識庸下賤出輿皁力同鷹犬猶之陳琳檄曹操指以贅閹遺醜𠐊狡鋒協同爲海

內所快然歡雄渤海泰豪武川咸有光氣之祥大度之譽才智匹敵未可相輕泰所以得勝歡者亦以孝武西奔勢同居鄭泰迎馬首功類河陽挾君而重歡何敢致難焉及其旣也歡奉魏靜沒齒臣節泰終孝武七月入洛陽閏十二月卽弑之斯又何居史言孝武閨門無禮平原安德蒺藜三公主皆其從妹亂而不嫁平原入關蒺藜自縊泰諷元氏諸王殺平原主孝武彎弓椎案時常憾泰遇鴆而殂殯於草堂佛寺夫孝武瀆倫天惡其淫播遷患難不思省改齊襄漢

賀何以主國泰若懷宗廟之憂行霍光之事變不失義臣道猶存今私弒之則其逆直蕭鸞等耳高歡日夜圖泰聞孝武凶問即當爲君縞素檄書討罪而憤兵求鬬竟無執言蓋歡逐孝武則諱其爲君旣諱孝武爲君即不敢名泰爲弒舊君反服東魏羣臣尚有異議欲其舉義誅逆安可得乎濮陽王順說泰奉長君反歡所爲於是寶炬得立是爲文帝然觀其登望嵯峨山慨思脫屣與孝武宴逍遙園增懷華林悲必有同豈非慮逼畏死情見乎詞哉旣幸無恙保終予

欽嗣位泰諸壻握兵泄其怨謀卽廢徙雍州亦
遇鴆殂泰一人而殺二帝又何以責歡無將逐
君不返也泰弑孝武歡無所問高洋殺靜帝泰
亦逡巡而返弑逆之臣勢雖相敵情則相隱人
君遽出而委命漢獻風塵晉安板蕩事會必然
泰第三子覺才略蔑聞恭帝迫於宇文護拱手
讓之主强則奸雄覬覦而不能國弱則庸愚坐
取而無忌裴俠有言去歡就泰無異避湯趨火
今觀西魏之亡距東魏僅六七年耳國家苟幸
無患卽不幸而變愼毋輕棄故土以身託人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六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